

# 誠信的市價

- 言而無信，如何管治？
- 真實與謊言或真實謊言
- 「信」——與他者的倫理基礎
- 「李嘉誠」：成功神話Vs咒詛神話

# 恩

迎向時代挑戰 · 同作信仰反思

香港基督徒學會  
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

2 0 1 3 年 9 月

# 130







## 思 | 130期 | 2013.9 | 目錄

編者言 · 2

### 主題文章

- 言而無信，如何管治？ | 沈偉男 · 3
- 真實與謊言或真實謊言 | 邵家臻 · 8
- 「信」——與他者的倫理基礎 | 夢 · 15

### 特稿

- 「李嘉誠」：成功神話 vs 咒詛神話 | 陳家偉 · 19

### 介書書評

- 《人·性 II：誰不是酷兒？本土酷兒神學初探》 · 24  
導論：酷兒起動——摸著石頭過河的探險之旅 | 胡露茜
- 《同性戀的十字架——倫理學者的對話與交鋒》  
作者序一：這個對話還需要持續下去 | 羅秉祥 · 30  
作者序二：從公共論域回到日常生活 | 龔立人 · 32

### 《思》1989年創刊 | 香港基督徒學會出版

本刊文章只代表作者的思想 and 立場，文責自負。歡迎轉載，惟請先知會本刊執行編輯，必須在刊物上註明出處，並把轉載刊物寄贈兩份給本會。

本刊為非賣品，歡迎任何有興趣人士或團體寄來郵費索閱（一年五期本地港幣二十五元／海外港幣四十五元，如用外幣支票另加銀行兌換費用港幣六十元），支票抬頭「香港基督徒學會」，寄本會會址。

編輯顧問：劉子書、梁恩榮、文希甄、鄧寶山、馬慧儀、龔立人、莫慶聯、尹凱榮、鄧長祐

■ 督印人：范立軒 ■ 執行編輯：麥明儀

■ 通訊地址：香港九龍旺角道11號10字樓 ■ 電話：2398 1699 ■ 圖文傳真：2787 4765 ■ 電子郵箱：info@hkci.org.hk

■ 網頁：<http://www.hkci.org.hk>

■ 全書製作：deepworkshop ■ 圖：莫永雄 ■ 承印：Eprint

REFLECTION No.130 September 2013 ■ Published by: 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 ■ Executive Editor: Mak Ming Yee

# 編者言

思

編者言

為什麼將「誠信」的討論放置在「市價」之上？因為身處在當下的香港社會，很強烈的感覺是誠信已淪落到「有價冇市」，雖然並沒有什麼數據可支持這種印象。你同意嗎？梁班子政府上場之後，整個香港社會彷彿已丟棄了誠信，由政府官員、人文生活，以致教會信徒都此起彼落出現誠信問題。什麼時候聽見誠信被高舉？編者清楚記得的是梁振英出任特首之前，在唐英年與梁振英的選舉論壇上雙方都鏗鏘有力地指責對方沒有誠信——原來，誠信已淪落為打擊對手的武器，同時也是增加政治本錢的籌碼，在這兩種情況之下，誠信的價值非凡，此外只會被嗤之以鼻：「誠信？幾錢斤？」

政治層面的細緻分析，學會的社關幹事沈偉男以〈言而無信，如何管治？〉狠批政府誠信盡失，透過公權力摧毀了政府與市民之間的倫理規範，撕毀了政府和市民之間的契約。這相信是不少港人感到痛心的地方。邵家臻是浸會大學社工系講師，不過編者從他的論著和媒體對他的報導中發現，邵兄對社會大眾的精神文明很操心，常有很深刻精闢的議論。在誠信的題目下，他選擇從社會文化層面閱讀大眾視說謊為常態，說真話誠實話卻要賠上個人利益，甚或自由，甚至生命。夢是從事傳媒工作的年青人，從一次教會舉辦籌款擴堂晚宴的前因後果，帶出基督徒也許比沒有信仰的人更須要持守誠信，因為上主一直以信約維繫關係，上主守約以誠以信，警惕教會必須行在祂的模楷之中。

誠信在三位作者的筆下仍然是不能丟棄的倫理價值，儘管大家好像已接受說謊是常態，誠信是攻擊「敵人」的武器，他們提出了「解決方案」，對政權、社會大眾和教會進言，只爭大家是否願意聽取。

今期的特稿是陳家偉兄的〈「李嘉誠」：成功神話Vs咒詛神話〉，從碼頭工人罷工為爭取合理待遇奮起抗爭，挑動我們思考「李嘉誠」是怎麼一股力量，最後的視點落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行動。我相信社會內的任何一環絕對是互相扣連，李嘉誠不只是生意奇才，工人罷工不是只為了改善待遇，「佔中」更不是好事者搞事。一切都是連鎖效應。看得透徹一點，「李嘉誠」這三個字背後的故事和發展其實也是一個謊言。



香港神學  
雜誌社 敬啟



不到一個月，學會有兩本新書出版，《人·性 II：誰不是酷兒？本土酷兒神學初探》，是一本論文集，是《人·性——香港教會不能迴避的牧養需要》（2009）的延續。送上胡露茜撰寫的導讀——〈導論：酷兒起動——摸著石頭過河的探險之旅〉的簡要版予讀者對全書有概括的理解。另一本是《同性戀的十字架——倫理學者的對話與交鋒》，兩位倫理學者是羅秉祥博士與龔立人博士，此出版計劃是學會與基道出版社合作的項目。今期刊登了兩位作者的序文，讓他們自己道明有如此一次針對同性戀議題而展開對話的原由。

今年是學會二十五週年紀念的日子，出版忙得不亦樂乎，下一期的《思》是一份二十五週年特刊，邀請了過去曾經在《思》撰文的朋友以同一主題作當下的分析和反省。感謝這些朋友與學會同行，你們用筆為學會，甚至香港社會留下了寶貴的文獻，這些都是創造未來歷史的重要資料。

願上主恩佑我城、我教會。

下期預告：《思》二十五週年紀念特刊

# 言而無信，如何管治？

丨 沈偉男

社關幹事  
香港基督徒學會

思

言而無信，  
如何管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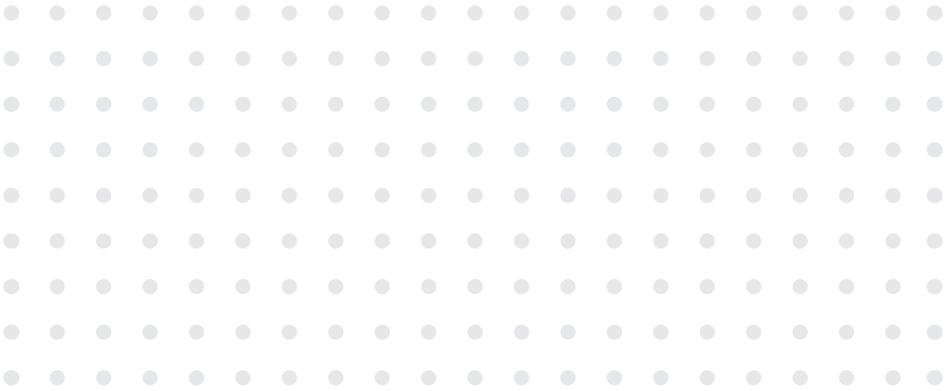
**梁振英或現屆政府的問題，並非是個人操守般簡單，而是他們透過公權力摧毀了一些既有的倫理規範，而我們曾經相信政府會透過自我約制去遵守這些規範，如今卻灰飛煙滅。**

—  
自2003年五十萬人上街後，七一遊行的上街人數成為了社會探熱針。今年民陣公佈遊行人數是四十萬人，是2004年後最多人參與的一次遊行。儘管輿論質疑大會統計數字的可信性，但當日把街道擠擁得水洩不通的人群，無論如何已反映了市民對政府管治的不滿。香港這個彈丸之地，竟然連續三年遊行出現以數十萬計的市民，可見社會怨氣早已達臨界點。

自回歸以來，特區政府施政困難重重，不少學者把問題歸於政制發展步伐緩慢，政府並非由民主選舉產生，以及缺乏管治的合法性 (legitimacy)。因此，當管治出現問題時，市民對政府便難有耐性。去年，梁振英成為新任行政長官，他在處理自己的僭建醜聞時大玩「語言偽術」，面對質詢時以語言技巧迴避問題，把問題帶到「花棚」和「花槽」之別；同時他在競選期間許下的競選承諾，至今大部分都沒有兌現。梁振英被譏為「大話特首」，政府連串醜聞亦令人擔心香港核心價值是否正在崩潰。

市民對於政治人物的誠信具有一定要求，這不僅是一種道德要求，而是誠信本來是維繫社會制度的重要元素。一個城市的經濟及社會發展，也在於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能推動人民之間的合作。

有說，政治本來充滿詭辯，梁振英的語言偽術並不足為奇。更有人拿當年美國總統克林頓面對性醜聞時的表現作比較，覺得梁振英掩飾僭建的謊言並不過分。可是，現時特區政府的誠信危機，豈是一兩句謊言那麼簡單？美國著名政治學者法福山 (Francis Fukuyama) 曾就信任 (trust) 一詞如此說：「所謂信任，是在一個社團之中，



成員對彼此常態、誠實、合作行為的期待。」現時特區政府的問題，不限於個別的官員出現誠信問題，而是他們改變了一些管治上的規範與標準。

## 二

政府失信於民，對於管治的影響立竿見影。市民對政府信任全失，官員推動任何政策都遇上更大阻力。去年反國教運動期間，政府面對撤回國民教育課程的訴求，提出具體讓步，包括取消三年開展期、由學校自決是否開科、學科不用獨立成科等，變相滿足民間對撤回科目的要求。可是，不少人對於政府是否真讓步仍然存在疑問，擔心政府再玩語言偽術，以至最後反國教大聯盟宣佈結束行動時引起部分參與者不滿，認為這會中了政府的詭計。可見，政府他日面對其他爭議，就算政府作出真讓步，也不會再有市民相信。今日的语言偽術，換來了自絕於群眾。

近日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則是另一個顯例。政府雖然提出不同的賠償及搬遷方案，但都不獲受影響的居民接受。這除了因為居民本來只希望原村保留，不接受任何賠償方案，也緣於前車可鑑，政府的賠償或搬遷方案根本就不能盡信。2010年政府為了開展廣深港高鐵工程，迫菜園村村民遷出，但承諾協助村民重建新村。可是三年後的今日，菜園新村的路權問題仍未解決，興建新村遙遙無期，而政府則過橋抽板，擺出一副中立的態度拒絕處理路權問題，更訛稱已經在協助菜園村民搬遷一事中「幫了很多」。新界東北的村民看到，還怎會相信陳茂波和林鄭月娥的說話？

因此，政府現時施政困難，幾近癱瘓，除了緣於先天性的缺陷（只由689人選出行政長官，毫無正當性），亦因為市民對政府信任全失，把政府與謊言劃上等號，自然把政府拒諸門外。且看近期政府不斷游說地區擴建垃圾堆填區卻碰得滿鼻子灰，便可見政府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是何其低落。

## 三

現時特區政府的問題，遠大於個別官員的失信。自去年前行政長官曾蔭權被揭發涉嫌以權謀私，前廉政專員湯顯明在任內的酬酢開支大幅上升，都令港人疑慮廉潔奉





公的官僚體制是否正在崩解。誠如上文所述，信任是一種合作行為的期待，我們對社會不同身分和地位的人都會抱有一種合理期望，而期望背後是代表著某種價值觀。例如，我們相信政府就算帶有政治意圖，都不會違反程序公義，不會繞過既有的立法程序。又例如我們相信香港官員施政妥善足陳，也至少不會貪贓枉法。就算違反，我們的法治制度也足夠制衡這些行為。

這些我們所相信的規範，向來是社會穩定的關鍵。然而，這些我們原來相信的價值觀，隨著政府接連的醜聞分崩離析。連串醜聞不只在打擊政府威信，還在摧毀我們原本對社會的想像。較明顯的例子是政府當年為了阻止民主派再次以辭職補選進行「變相公投」，提出立法會議席遞補機制，為了完成政治任務，竟然改變一個行之有效的制度，甚至以「輸者替補」這不合邏輯的方式進行替補，更不設諮詢期。最終在巨大民意反彈下政府改變政策，保留了補選，但政府無視常識及程序公義的表現，再一次賠上了公信力。去年，政府在處理長者生活津貼一事，竟破天荒突然更改會議程，在議員不知情的情況下通過了具資產審查的長者生活津貼撥款，則是另一個破壞程序公義的顯例。對比以往的政府，就算是處理《基本法》23條立法，也不會在沒有諮詢的情況下硬闖立法會，也不會突然改變議程把具爭議性議題付諸舉手表決。

舊有的、我們所相信的制度，隨著政府一次又一次「打茅波」而徹底瓦解。政府賠上的不只是個別官員的威信，還有是把政府和市民之間的契約撕毀。這契約並非指真實的合約或法律條文，而是指政府與市民之間的倫理規範。我們以為政府怎樣也會尊重程序公義，今日卻如夢初醒般發現，政府作為一個權力機器，是可以隨時任意妄為的。我們以往對政府的合理期望，已變得毫無意義。

因此，梁振英或現屆政府的問題，並非是個人操守般簡單，而是他們透過公權力摧毀了一些既有的倫理規範，而我們曾經相信政府會透過自我約制去遵守這些規範，如今卻灰飛煙滅。

近日廣東江門的反核示威（2013.7.12）中，有一個有趣的例子，反映出契約撕毀



時的社會面貌。江門市政府面對反對聲音，雖然答應終止核電廠計劃，但群眾仍不願意散去，認為政府的說話不能盡信。最終，市政府官員要親自走到群眾中間，拿出「紅字批文」，群眾才願意接受離去。這一事例，便反映出當契約被撕毀時，人民不再相信政府存有基本的倫理規範，認為政府會隨意出爾反爾。試問這樣的政府，怎能有效統治？

原本一個並非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已毫無公信力，那麼現在管治還可靠甚麼維繫？近年，政府大力投放資源宣傳《基本法》，或多或少反映了政府已意識到契約撕裂的危機，於是大力向公眾宣稱《基本法》是保障市民日常生活的契約。但這類宣傳的實際效果如何，公眾心知肚明。

政府要挽回現時的管治危機，重新建立政府與市民之間的信任，已經別無他法。要處理危機，最簡單是盡快落實雙普選，從制度上的民主出發，把政府還給人民，透過民主制度使政府與市民重新立約。不然，政府施政不單會日漸艱難，市民亦會因社會的失序而產生更大的不安，屆時候才面對問題，只怕已經太遲。

參考書籍：

Fukuyama, Francis.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 真實與謊言或真實謊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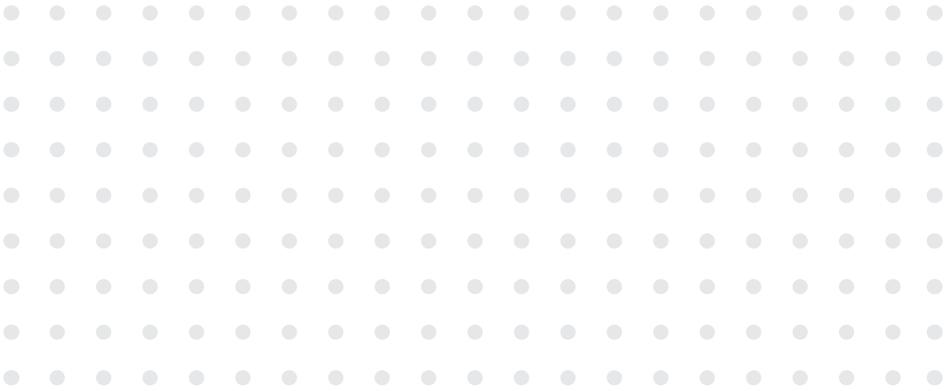
| 邵家臻

香港浸會大學社工系講師

思

真實與謊言或真實謊言





「可以不說謊嗎？說真話就糟了！」這種「迷惑」竟成了社會上一股最活潑的力量。它一方面使人們失卻信心，失卻對為公義而戰的勇氣。反而得到的，是一種在自己利益以外的任何事情都一概不問的冷淡。謊言中帶出冷漠，冷漠導致順從，順從導致數之不盡的例行公事，而這卻被當作是「人就是這樣」的佐證，甚至進一步構成為人的「正常」表現。



打從發現believe中間隱藏著個lie字之後，我就在「真實」與「謊話」之間奔走。

煩惱。

幸好，不是每個人都如我般脆弱。

有的十分犬儒，認為所有真話在某程度上都是謊言。他們索性全身而退，專心做其「花生友」。

有的上下求索，以一副悲觀的眼睛，為人類生存的絮語和精神狀況的瘀青做出最深刻的闡釋。他們也質疑believe，詰問「戒律」，認為人類一面為自己塑造了無數戒律，但一面又因自己的盲目和脆弱，而永遠無法信守這些戒律，結果淪為「背信的動物」。

奇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正是這一種。

在群星閃爍的波蘭導演群中，早期的奇斯洛夫斯基並不特別起眼。在柏林圍牆倒塌之前的整整二十個年頭，奇斯洛夫斯基都埋首於紀錄短片之中，雖偶有佳作，但礙於共產黨的電檢制度和整體社會的封閉氣氛，使他的創作缺乏個性。直至晚年，他的作品才大放異彩，使他不僅成為歐洲最重要的導演之一，也使他成為二十世紀不可或缺「哲學導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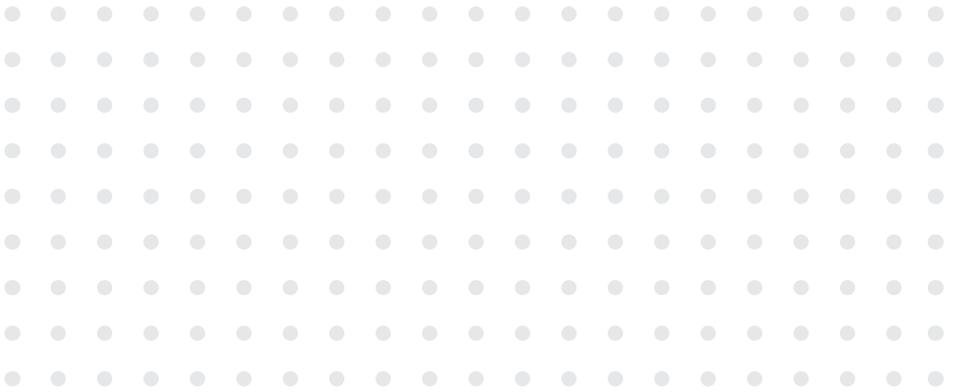
## 《十戒》帶來的道德療青

1988年的《十戒》（*Dacalogue*）本是奇斯洛夫斯基為波蘭電視台製作的十部每集一小時的電視影集。它卻完整地成就了奇斯洛夫斯基「道德虛無主義」的人生態度，以及一種「悲劇人文主義」的藝術風格。《十戒》當然不是一套宗教影片，也不是對「摩西十戒」的再詮釋。它只是一個藉口，一個反思「後解嚴時期」的波蘭人「不知為何而活」的生存處境，以及現代人失卻了上帝依靠之後的道德危機。政治一面無處不在，干預了一切，一面又無法提供任何解答問題的出路，身處這種厭煩的氣氛下，奇斯洛夫斯基索性將目光轉向個人，轉向個人的內心世界，轉向一個屬於個人最私密的角落之中。

摩西十戒之二：「不可妄稱上帝的名」。但基於對生命的尊重，人往往被迫以上帝自居。Dorota遇見治療她丈夫的老醫生，急切地詢問患有癌症的丈夫Andrzej是否有存活的希望。她需要一個肯定的答案來決定她是否保留腹中塊肉。原來，在丈夫大病之中，Dorota很想有個孩子，遂與一位音樂家發生婚外情，而且懷有身孕。她的情夫給她兩個選擇：生下孩子一起生活，否則墮胎分手。Dorota此刻希望老醫生給予答案，到底丈夫有沒有存活的希望。如果有，則墮胎與丈夫言歸於好；如果沒有，她就保留孩子。一時間，三個人面臨了極度艱難的道德困境：依據一個垂死的人的「生的希望」來決定一個新生命的「死的判決」，或者說，依據一個垂死的人的「死之必然」來決定一個新生命的「活的可能」。

兩個月後，Andrzej的病情逐漸好轉，Dorota決定墮胎，老醫生決定說謊。他告訴她，丈夫快會死去。老醫生違背醫德，違反戒命，以上帝之名作了假見證。可是，正因為老醫生的「違反」，所以保住了一條新生的生命。

誰能說老醫生僭越上帝之名是罪惡的？誰能說Dorota在青春將逝、喪夫在即，因而萌生要懷孕的念頭而發生婚外情是錯的？生活不就是一個謊言連繫著一個謊言的世界嗎？人生不就是從許多錯誤中走出來的嗎？當「誠實」面對現實的苦難時，它又能彌補些什麼？誰能說以上帝之名作出虛假的誓言而最終挽回幼小的生命是道德上



的不可饒恕？奇斯洛夫斯基拋出了一個辯證的道德困境，一種關於「選擇之惡」與「生命之愛」之間的掙扎和苦衷，讓人無法閉目不看believe之中的lie成分，就算看後握腕輕嘆都好。

## 新聞聯播體與社會心態藍皮書

人文世界的believe與lie，警扭迂迴，真是不能一句了得。政治世界常被認為是波譎雲詭，但believe與lie的關係，反而是「親者痛仇者快」得多。

「講話沒有不重要；  
鼓掌沒有不熱烈；  
領導沒有不重視；  
看望沒有不親切；  
開會沒有不隆重；  
閉幕沒有不勝利；  
工作沒有不扎實；  
進展沒有不順利；  
完成沒有不完滿；  
效率沒有不顯著；  
人心沒有不振奮；  
成就沒有不巨大；  
問題沒有不是由歷史原因造成的。」

就算發現了believe中間隱藏著lie這個密碼都好，大陸網民仍禁不住對中央電視台新



聞聯播，作出如此調侃。他們說，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生產了一種叫「新聞聯播體」，它像是一道填充題。新聞只要稍為改變一下人名等基本資料，其餘一切可以不變，照用如儀。

與其說內地網民對新聞聯播體的調侃是表明對中央電視台新聞報導手法的不滿，不如說是對這個謊言社會的不滿——什麼都不可信任，於是憤怒，於是犬儒。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發佈的2013年《社會心態藍皮書》稱，中國社會正出現負面情緒。仇恨、憤怒、怨恨、敵意等負面情緒與人民的需求不被滿足、人與人不信任和社會階層分化都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同時，中國社會總體信任指數跌破了合格線，人際不信任進一步擴大。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認為社會上大多數人可信。群體間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紛紛表現在官民、警民、醫生與病者、普羅市民與商賈之間等社會關係的不信任之上。

## 謊言社會的十大謊言

回到香港，突破書誌*Breakazine*曾以《謊言社會》為題，總結了一百人眼中最荒誕的大話。它們包括：（一）爹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二）天安門廣場沒有死過人；（三）求學不是求分數！（四）政改方案更加前衛、更加進步、更加民主；（五）有承擔，真誠為香港；（六）李旺陽是死於自殺，證據確鑿；（七）今年七一有六萬三千人示威；（八）我的家裡沒有僭建；（九）有九萬人示威，即其他市民都是支持國教科；（十）我會擺住摺凳，聽民意。當然，這只是2012年11月的事，若是今天再做同類的專題，如斯謊言，恐怕長賣長有。但調侃歸調侃，問題依舊在：一個自詡為政治家的領導人，能扛得住多少謊言？一個碩大無比的公務員體制，能扛得住多少謊言？一個動感之都，能扛得住多少謊言？一個最有前途的政黨，又能扛得住幾多謊言？一個正在崛起的國家，能扛得住多少謊言？我們都知道，因謊言而來的競爭力，是泡沫的；因謊言而來的公信力，是偷來的；因謊言而來的風光，是短暫的；因謊言而來的繁榮，是虛假的。

可惜的是，在上位者仍是明知故犯，仍然樂此不疲。說謊言作為生存策略，已由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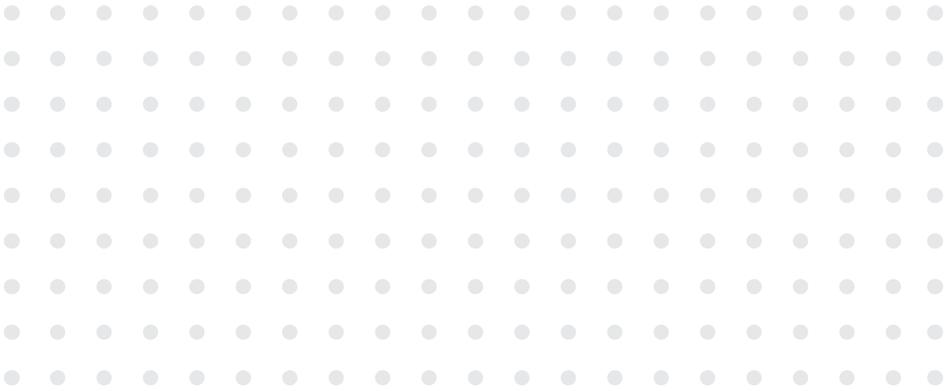
人品德操守，極速發展至制度性現象。有「中國潛規則」之父之稱的吳思甚至警告，中國社會已成為一個善於生產謊言的體制。「在這樣一個說謊的收益很高、成本很低的制度下，從最高層開始，注定出現大規模的說謊。」他像是說，說謊這個行為已經離開了「劣行」的範圍，漸次成為活在這個國家的人必備的生存技能。

一個人，孑然一身，無法挽狂瀾於既倒，惟有以調侃作為反應。調侃，是因為他們仍然相信世上有真話存在。真話，這個字，今天聽起來像是個封塵的字眼，意思是，它代表了一種久被遺忘的老東西，更準確地說，它是瀕死的那一種。不過，有些人仍依稀記得，歷史上曾經有個年代，人們願意為「真話」而熱血奔騰，喊死喊活，甚至走上街頭，抗爭坐牢。那時的人大抵相信，這個世界真的有些東西完全可以超越個人生死而存在。他們不是不明白，在風雨飄搖的日子，聰明人都不應該放棄偽裝的本能。他們都被訓練成敏捷而深沉的獵人，耳聽八方，在幽暗的角落等待那許勝不許敗的一瞬。他們說，噓！我不是說謊，我只是隱瞞。在利用謊言與當權者打交道時，他們或許不知道，他們其實在為「謊言社會」助燃——謊言已經不只是一種劣質語言，它找到了自己的社會角色，甚至融會成制度的一部分。

## Living in lies與living in truth

吊詭的是，愈是集體說謊的時代，真話變得如斯稀有，它更加被視為最高道德原則之一。說真話的人之所以要有勇氣，正是因為他其實在展示一種不設防的姿態，一種邀請的手勢，像是大膽暴露自己在叢林中的位置，可能隨時遭受攻擊。但都顧不得那麼多，事關說真話的人都視真話比自己的安危重要。於他們而言，真話不是道德。真話是重建社會信任的一步。真話是一種抵抗暴政的政治力量。向「謊瞞騙隱的生活」(living in lies) 宣戰的，歷史上有過不少「個人」，但以政治運動鼓動集體行動的，當是哈維爾 (Václav Havel) 。

那位在1977年發動了改變世界的「七七憲章運動」的發起人哈維爾，之所以對謊言深惡痛絕，是因為他並不以為說謊只是普通心理學意義上的那種特定的情緒。他所描述的說謊，則是活在威權主義下的一種更深層次的倫理狀態：時刻感到的，就是



對「可以不說謊嗎？說真話就糟了！」的迷惑。他們彷彿看到一個無形的網羅縱橫交錯，所有點點滴滴的謊言最終都交會在一起。這是一個詭異的現象，絕大多數人在絕大多數時間裡，都不會親眼見到這個網羅，也摸不到它的絲線，然而，卻又意識到這個網羅具體地存在。它令你在生存與生活中都受到干預，而無需將你完全吃掉。這種干預最想消滅人家生命中自然和真實的東西，變成一種無休止的虛偽。結果，真正相信政府和無私地支持政府的人，其數量比以前的大為減少，但故弄玄虛者卻急劇上升。這不啻是叫人沮喪的局面。可惜，從政者很少去關心外表忠實的人民其內心真實態度究竟如何，也很少關心人民表態的真實性到底如何，就是有人走出來懺悔和坦陳，都不再有人關心他們所說的東西是否他們真心相信，還是僅僅是考慮自己利益而作出的一種表現而已。

這種「迷惑」竟成了社會上一股最活潑的力量。它一方面使人們失卻信心，失卻對為公義而戰的勇氣。反而得到的，是一種在自己利益以外的任何事情都一概不問的冷淡。謊言中帶出冷漠，冷漠導致順從，順從導致數之不盡的例行公事，而這卻被當作是「人就是這樣」的佐證，甚至進一步構成為人的「正常」表現。哈維爾要在lie中找回believe，以無限的天真和無限的勇氣，相信革命的底蘊該是場living in lies與living in truth的對決，是人們在希望與絕望、高雅與庸俗、真誠與虛偽、抗爭與恐懼、雞蛋與高牆之間，作出的一次歷史選擇。

歷史的結果如何？我不需贅述。我所關心的，是這個選擇又再降臨在今天。它站在我們的眼前，等候我們宣佈結果如何。

# 「信」——與他者的倫理基礎

「夢

基督徒職青

上帝並沒有離棄人類，一直與人以「約定」來投入這段人類與上帝的關係歷程。我們藉著基督的死和復活，與神立下「新約」，亦即以「信」在基督裡成義，我們以誠實、信任在基督裡悔改，然後在基督裡得蒙赦罪恩典，從罪的死裡復活過來，得生命的應許，這是「因信稱義」的核心內容。

思

「信」——與他者的倫理基礎

## 「信」是神人、人際關係之本

誠信，對於一個以「信」作為道德倫理基礎的宗教來說，不是兒戲之事。日常生活講兩三個無傷大雅的謊話，固然是人之常情，但如果是做了傷害他人的事，或以公謀私，欺瞞公眾，我們作為基督教徒和基督教會，是有需要嚴肅對待和處理。

基督教信仰群體，是以「信」來建立人際關係、神人關係。「信」的內涵是很豐富、複雜的。教會常常談的是「相信上帝」、「對上帝有信心」云云，「信」作為一個動詞，以及在倫理行為規範上，牽涉的是我和他者；而在日常生活裡，當你說「信一個人」，都不只是指頭腦上的「believe」而已，伴隨「信」而來的，是你擺上某種的交託 (trust) ——無論是實物的押注，抑或是情感的投放。

因此，誠信所牽涉的，就並不是我們傳統所理解的純屬一種「個人操守」——從小我們便被教導做人要「誠實」，但那通常是一種規條式的教導，只叫我們遵守，卻很少解釋「誠實」背後如何影響著我們與他者的關係，亦即是為什麼我們要做個誠實、有誠信的人。一個人有沒有誠信，必定是一件屬於「公共」的事。一段有「信」的關係，由人與神，到教友肢體之間，再由教會投射到整個社會的理想人際倫理楷模，是我們常常要警惕、反省、監察公共社會中各種事情的根本依據。

## 「信」、「約」成就了救贖和稱義

按聖經講述的故事，我們由人類始祖亞當、夏娃失信於上帝起——不但吃了禁果，吃完還要逃避、狡辯、欺瞞上帝，結果陷入俗稱「墮落」、與上帝關係破裂的處



境。然後，聖經講述了上帝施行拯救、與人復和的整個歷史過程。上帝並沒有離棄人類，一直與人以「約定」來投入這段人類與上帝的關係歷程。上帝首先以律法與人立約，重建神人、人際間的關係秩序，如詩篇說：「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能否得到上帝的祝福、救助，是要看人能否按上帝頒布的律法來待人處事。

在此我想強調的是「待人處事」，免得以上的主張流於像那些死守規條的律法主義者一樣。律法是一套由上帝頒布的待人處事的法則，它教我們在日常生活裡如何對待上帝、鄰舍、寄居的人、奴僕……等等，這是一套群體社會生活的法則和價值體系；換句話說，基督教的道德倫理觀，是針對人與他者之間的關係的。不但是個人與個人之間，而且擴至社會公共倫理的層面；不但是謀求人類與上帝的復和，而且是謀求人類社會，以至宇宙萬物的復和。而在這當中，核心就是一個字：信！

到了上帝所應許的最終極、最完全的救恩實現了——耶穌基督降世、受難、釘死和復活，這種「社會契約」倫理也沒有改變，反而是進一步得以完美成就。我們藉著基督的死和復活，與神立下「新約」，亦即以「信」在基督裡成義，信徒群體成為基督的身體，也是基督教人際社會的實踐。

在新約裡，「信」是以怎樣的形式彰顯的？我們的「信」是透過悔改和恩典來實踐和成就出來的。我們以誠實、信任在基督裡悔改，然後在基督裡得蒙赦罪恩典，從罪的死裡復活過來，得生命的應許，這是「因信稱義」的核心內容。

## 誠實守信是上帝留下的楷模

然而，這悔改和重生並非一次過的事情，而是在我們基督信仰生命裡不斷的操練，那就如每一種生活習慣般，成為生活的一部分，也成為基督教道德倫理的最核心部分。教會就是實踐這種「悔改、恩典」生活的群體，從前，人活在律法之下，一切事情按律法審判、處理，但在基督的救恩實現之後，教會實踐的應該是互相認罪、蒙恩，以信、望、愛來維繫這新立的約。

人際社會以「信」維繫，人與人之間以「信」相待。容我進一步說，一個沒有「信」的教會，就是沒有悔改的教會；一個人「不信」（任何的他者，包括上帝），就會傾向隱瞞、掩蓋（其對立面就是坦誠、分享），甚至進一步以欺詐傷害他人，貪取自己的利益。在一般人的概念裡，「不信」是什麼？人以為「不信」就只是不相信真的有上帝、不相信耶穌基督是真的……云云，然而，基督宗教的信仰哲學，真的只是這麼膚淺嗎？「相信」基督，所代表的是什麼意義呢？如果一個人，或一個教會裡，互相與他者之間的相處方法，沒有因為「相信」基督而改變，即是沒有「坦誠」、沒有「悔改」，這還是有「信」的基督徒或基督教會嗎？這真的有上帝在他們中間嗎？

當現今香港主流教會喜歡把某些性行為、性關係視為罪、視為污穢的時候，我要提出一點：做人沒有誠信，有任何害人利己，或為某些利益、忌諱而刻意隱瞞真相、欺騙他人，這等事情才是最可恥不過，嚴重性非比尋常。

我想起聖經使徒行傳亞拿尼亞夫婦的故事（使徒行傳五章1-10節），有趣且發人深省。我開始讀這故事的時候（應該是初信主時），它給我很深印象，到如今讀了許多次，每次都讓我反覆深思其意味。可能有許多人都會有我同樣的疑惑，覺得亞拿尼亞夫婦真的罪以致死嗎？更何況他們死得頗可怕！當然有很多解經者熱衷於以「自圓其說」的方式，來淡化這種令人疑惑的感覺，這些衛道者最怕的是聖經引起人的疑惑，所以急於破解這些疑惑，結果本末倒置地把焦點放在破解疑惑之上。

## 亞拿尼亞夫婦以生命作賭注

相反，我深思的是亞拿尼亞所犯的是什麼？其實，我覺得可怕不在於他的死，而是他所擁有的心思，對於我們在今天的社會人際相處上，都是平常不過的事——那只是一絲刻意隱瞞、欺詐的企圖，就換來使徒的責備，更在其後仆倒而死。彼得責備亞拿尼亞的說話，充分反映出亞拿尼亞的核心問題是什麼：「田地還沒有賣，不是你自己的麼？既賣了，價銀不是你作主麼？你怎麼心裡起這意念呢？」亞拿尼亞實在沒有需要隱瞞，錢是自己的，但他的行為，顯露了他的心虛，也即是說他「心術



不正」。

我聯想起香港教會近日發生的一件矚目的醜聞，與亞拿尼亞的故事有相映之趣。大埔浸信會計劃今年6月4日於一間高檔食肆舉行「飛躍人生佈道暨擴堂籌款晚宴」，請來Nick Vujicic作嘉賓，教友可以以「恩典價」港幣一萬元與Nick同桌，這做法惹來社會各界非議。

我認為與亞拿尼亞相似之處是，埔浸令人質疑的地方不在於那種籌款方法，籌款擴堂並非本質上錯誤的事，什麼「恩典價」聽起來當然有點令人側目：這是教會版的歡樂滿東華嗎？但假如是真心為教會福祉、為福音的緣故而籌款擴堂，這些感覺很「世俗」的手法、名堂、包裝還是可以接受。問題是在於，Nick的經理人指對晚宴性質及收費是不知情的。同樣地，埔浸是「沒有需要」隱瞞的，這堂會的行為，就顯露了他們的心虛，也即是「心術不正」。

最後，我想再強調不誠實、欺詐、沒誠信之類的嚴重性，亦即以是為非、以非為是的嚴重性；救恩以信而立，人際關係以信維繫。「不誠實」不是對人講一個大話那麼簡單，有時候是一種做人態度、意識、做事手法；尤其在教會裡，人非常容易以堂而皇之的宗教名義去包裝一切世俗的因由，自欺欺人，使這現象相當普遍。但願我們對基督教的道德倫理有更深度的認識，不要只懂發動「性戰」，而忽視真正禍己禍人的罪惡。

# 「李嘉誠」：成功神話 Vs 咒詛神話

| 陳家偉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執委

今天，這種在自由經濟體制裡，強調個人努力，並相信社會不斷流動的神話已經幻滅。社會流動向下調，當一些人的得益變成損害了別人的利益時，社群要求的倫理就不只是個人的努力，當中不能迴避社會權力的分配。在此情況下，「佔領中環」作為抗拒社會權力壟斷的行動，發生只是遲早的事。

在長達四十日的貨櫃工人罷工中，內地的朋友數次問我罷工跟來年的「佔領中環」行動會有關連嗎？我的回應都是：「為何會沒有關連？」我說大多數港人都不太了解貨櫃碼頭的運作，更不理解貨櫃工人的艱辛。香港的中產階層也未必支持罷工。因此，說香港市民支持工人的罷工，倒不如說他們借此來表達對少數地產財團壟斷香港大部分財富的不滿。

## 「李嘉誠」：地產霸權的標記

這種不滿已經不只醞釀在低下階層，亦已在中產階層中發酵。貨櫃工人罷工不久，就收到超過百萬元港幣的捐款。捐款明顯不只是來自工人階層，更來自中產階層。「李嘉誠」在此變成整體地產霸權的一個標記（icon）。最近，一個民間團體表達香港的貧窮問題，抗議地點不是在政府總部，而是在長江中心，表明了在這個團體的眼中，真正使香港人貧窮的是地產霸權。

「佔領中環」這行動表達著香港現有三個層面的張力：政制不民主、經濟財富被少數財團壟斷，以及文化上中港矛盾引發的本土意識。陳健民教授將政治和經濟的張力總括地說，「佔領中環」行動就是要打破權力的壟斷，不管來自政制及經濟體制，簡單一句，就是抗拒官商勾結的霸權。這種官商勾結的霸權表現在政制上，是香港人沒法透過一人一票的方式選舉自己的政府，無法透過代議政制，使香港人管理香港的事務。一言蔽之，香港事，香港人無權管。在經濟上，就出現少數地產財團鯨吞及壟斷香港大部分財富。

「李嘉誠」在今天的香港市民心中，已經成為地產霸權的標記，這標記代表著貪

思

「李嘉誠」——成功神話 & 咒詛神話



婪、巧取豪奪、不擇手段及不理會市民生死的商業行為。難怪羅國輝神父形容李嘉誠比鬼更恐怖。難聽一點，地產商就是「吸血鬼」，吸盡香港市民的血汗財富。前年，一對分別是律師及醫生的年輕夫婦，致電電台向當時的特首曾蔭權投訴，即使他們二人都是專業人士，他們的收入也無法負擔市區的樓價。這引起當時極大的爭論。不管大家怎樣評價這對年輕的專業夫婦，但這些社會少數成功精英的處境，正是控訴地產財團對香港財富的鯨吞及壟斷。

地產霸權不單令低下階層安居無望，不少貧窮家庭更居住在狹窄、危險及衛生環境惡劣的「劏房」。樓價高企亦帶動物價上升，令基層生活困苦。至於中產階層，他們是社會的「夾心層」，既無法入住公共房屋，大部分財富被逼放在住樓上，令他們的生活質素不斷下降，只有少數幸運兒才能不斷攀升。難怪香港市民熱烈支持貨櫃工人的罷工，因為工人直接挑戰「李嘉誠」的集團，挑戰貪婪財團的標誌性人物，為他們出一口氣。

## 「李嘉誠」：香港成功的神話

「李嘉誠」在上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本是一個十分正面的標記，他一直被視為香港成功的神話。上世紀九十年代，亞洲電視電視劇《我來自潮州》，深刻地描繪包括李嘉誠等人，如何在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刻苦勤儉工作，抓緊機會到最後成功發跡。電視台還找來台灣閩南民歌《愛拼才會贏》，作為電視劇主題曲的舊曲新詞。結果電視劇及兩首歌曲都大受歡迎。當時大家都相信只要人肯努力工作，人生就有希望。

「李嘉誠」就是這種人生態度的代表。香港上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成長的一代，他們不少人或多或少都有李嘉誠的經驗，在個人的奮鬥故事中，不斷有肯定「愛拼才會贏」的經驗。在這種成長的經驗中，「李嘉誠」就成為這代人的代表。

這種強調個人奮鬥而成功的經驗，也間接肯定了社會的開放及社會向上流動的美景。在回歸以前，每年出版的《香港年鑑》的首頁，都是同一樣的描述：「香港是



一個貧窮的漁港，上世紀五十年代後，香港人胼手胝足，將香港從一個輕工業的城市進而變成今天的國際金融中心及國際轉運的港口。」

但是，學者從香港人口調查的數字發現，從1976年開始，香港的社會流動已經慢慢從向上流動，轉向向下流動。香港政府有關社會開放及流動的神話慢慢被打破。但是，在強調個人努力的氛圍下，富有是被看為個人努力的成果，是值得別人學習的。因此，「李嘉誠」現象成為香港成功的神話。

這種香港成功的神話強調的社會倫理就是個人的努力，個人的命運是掌握在個人的手中，個人的成功失敗全是個人的事，與人無尤。個人的賺錢及積聚財富是個人的事情，沒有需要，亦沒有責任去照顧別人或社群的需要。在這裡，沒有社群的倫理，只有個人的問責。好像所有的社會問題，包括貧窮，都變成個人努力及個人成敗的問題。

## 香港社會流動的變化

這種強調個人成功是個人努力的成果，其實只發生在社會開放及社會不斷向上流動的背景裡。上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即使財富分配不均，但當經濟增長時，大家仍然得到一定利益，這形成社會不斷向上流動。但當財富分配不均達至一定的嚴重程度，經濟增長便不能確保大家都得益，反而經濟增長帶動物價上升，很多人的財富不增反減，這就形成社會流動下調的原因。

換句話說，過去大家在經濟增長這大餅裡，雖然分配不均，但仍有所得。因此，一些人在經濟增長的得益中，並不威脅別人的利益，而只是看誰可以拿到更多。今天卻不如此，經濟增長的分配已是「零和遊戲」，一些人得益，另一些人就受損害。在此情況下，地產財團的賺錢就變成是壓榨香港人的財富，所以不受人批評才怪。

李嘉誠或其他地產財團的創辦人，或許會認為自己是憑努力白手興家，過去的努力得到大家的認同，今天也只是繼續自己的事業，為什麼卻招來嚴厲的批評？在貨櫃罷工初期，總承辦商香港國際貨櫃碼頭有限公司宣稱，貨櫃碼頭天秤的工人，廿四

小時工作的日薪由1997年一千六百多元，到今年工人罷工時，跌至只有一千四百多元，這事情是承辦商和工人的事情，與他們無關。這反映了他們仍然有著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的思維，每個人的前途都在自己手中，在你情我願的情況下，有什麼問題？

個人的成功固然是個人的努力，但誰說別人或社會不用付代價？社會學者常說商家不處理社會成本的問題，經濟學者常說沒有「免費午餐」，問題是誰付賬而已。個人的成功還是有一定的社會成本，只是在社會流動還向上時，大家的利益沒有受到明顯傷害，於是社會成本就少人去質疑。但當社會流動向下調，經濟增長的分配變成是「零和遊戲」，一些人的得益變成損害了別人的利益，這時候社會成本的計算就不能再迴避了。

今天，這種在自由經濟體制裡，強調個人努力，並相信社會不斷流動的神話已經幻滅。在財富壟斷的過程中，經濟增長的成果大部分流入少數人手中，造成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香港越富有，香港的貧窮就越見嚴重。1996年，根據國民平均所得，香港是全球第四最富有的國家/地區。就在這一年，四個學術或社福機構不約而同就香港貧窮發佈研究報告，四個報告得到相約的結論，就是在1996年，他們推算香港當時約百分之十的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下，約六十萬人。可見貧窮並不發生在香港經濟走下坡的時候，反而是在香港經濟不斷發展的時候。香港的財富和貧窮以正比一同增長。

在社會還在向上流動，大家還在經濟增長中各自得到利益的時候，個人的努力可以成為社會共識中最重要倫理素質。但今天，社會流動向下調，一些人的得益變成損害了別人的利益，社群要求的倫理就不只是個人的努力。企業也不能只賺錢而不理會當中帶來的社會代價。企業社會責任就在此情況下產生。儘管企業對企業社會責任的了解和實踐有極多的不同，但至少企業社會責任已指出，企業的賺錢不只是個人努力的事情，個人或企業的賺錢是社群的事情，當中是有很多人賠上不同的代價，當中的倫理要求變成是如何減除及歸還這些代價，這是一種社群的倫理，而不再是個人努力的問題。當中不能迴避重新檢視社會權力的分配。在此情況下，「佔領中環」作為抗拒社會權力壟斷的行動，發生只是遲早的事。

# 《人·性II：誰不是酷兒？ 本土酷兒神學初探》

## 導論：酷兒起動——摸著石頭過河的探險之旅

丨胡露茜

思

人性II：《誰不是酷兒？本土酷兒神學初探》

這書的面世是繼《人·性——香港教會不能迴避的牧養需要》之後另一項勇敢的突破。突破之一，這書所探討的酷兒神學是首次在香港神學界中提出作公開論述和討論的課題。突破之二，這書所觸及的內容都是目前香港教會、甚至神學院最忌諱和迴避的「性」課題，例如性工作、雙性情欲、跨性別、殘障者的性、多元家庭等，而其中最具挑釁性和離經叛道的就是關於酷兒基督的多元情欲的想像。突破之三，這書的作者都是從第一身參與本土酷兒運動的角度與經驗作為建構及反思自身神學的起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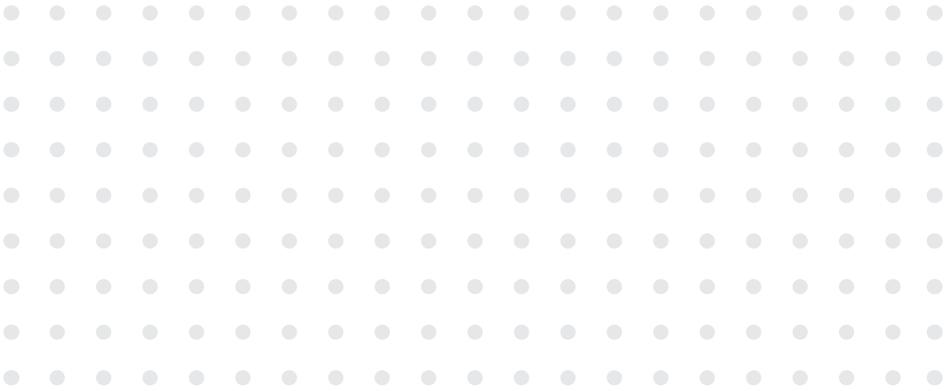
對於參與這項出版計劃的「性神學社」（前身是性神研究小組）的成員，從起初投身參與基恩之家三年福音分享會的籌劃和課程培育，到與每個酷兒個體的相遇，聆聽他／她們有血有肉的生命故事，到集體研習和分享近代酷兒神學的書籍與相關資料，到構思這書的內容、結構、題目、以至「認頭」寫文，最後各自埋頭苦幹至論文發表和小組討論，都好像一次摸著石頭過河的探險之旅。每一次相遇、每一個故事、每一段對話、每一篇書寫，都是那麼新鮮、觸動、原創。

這書的論點也許會激發更多教內人士的質疑，甚至抨擊，不過，我們仍決心迎難而上，不是想刻意挑起爭端，而是希望透過這次起動，讓長期被禁錮於教會神聖衣櫃內的酷兒，可以重見天日，讓這些被排拒的異聲，能夠被聆聽和被尊重。更重要的是，啟發讀者從不同角度重新省察教會關於性倫理的教導和道德判斷是否存著偏見，以及其中隱含的不公義的權力關係，從而確認身體和情欲的意義，活出上主所賜的自由、坦蕩和豐盛的生命。

### 酷兒理論的啟蒙

.....  
酷兒理論的主要論點包括：

1. 質疑和顛覆性與性別的二元思維（男／女、同／異、入櫃／出櫃、自然／人工）。因為在此二元區分的性／別架構下，不只在二元分化中被邊緣化的一方的



權利和地位被貶抑，任何不能被歸類為此兩方者，也被邊緣化。

2. 挑戰社會的常態化。所謂常態主要指的是異性婚姻制度和異性戀霸權，也包括把婚的性關係和以生育為目的的性行為看為正常的、符合道德的觀點。
3. 批評態和固定的身分觀念，不把男女同性戀身分視為固定不變的事實，而是將身分視為多元的，由互動關係和角色變換創造出來的。
4. 一方面拒絕被主流文化所同化，反對任何同質性的身分政治，同時結連其他性小眾，在尊重彼此差異的原則下建立一種政治聯盟，它包括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陰陽人以及所有認同非主流性傾向或性別身分的人士。

.....

## 酷兒神學的解構與貢獻

假如基督徒相信「性」是上主賦予每個人（不論性別、膚色、種族、國籍、性向、年齡、宗教、階級、身體狀況和能力等）的潛能，它不單是純粹為了滿足人本能上的需要，更是一個自我滿全和自我探索的靈性之旅，那麼為何普遍教會仍視「性」為洪水猛獸，並判定任何超越一男一女異性終身婚制模式的性關係和性態（例如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易服、S/M、性工作等等）都是抵觸了基督教教義和十惡不赦的罪？

究竟這些關乎「性」的道德標準是按照誰的經驗和判斷來定義的？如果教會只能在封閉的系統裡訴諸所謂「聖經的絕對權威」，排除與其他學科知識進行對話，並漠視人在真實處境中遇到的掙扎和需要，我們的神學還可以為不同時代的人提供適切的福音訊息嗎？

隨著六十年代在西方冒起的各種平權運動，包括婦女、黑人運動等，同志運動亦在



其時應運而生，而同志神學正是受解放神學和女性主義神學所啟發而發展出來的。有關的書籍亦在七八十年代陸續出現，例如麥克尼爾（John J. McNeill）在1976年出版的《教會與同性戀》（The Church and the Homosexual）。同志神學批評固有的神學傳統只是從異性戀、男性、西方、白人角度出發，未能包括女性、有色人種、同性愛者的社會處境和身體經驗。他們亦挑戰異性戀父權神學建構的「靈vs 欲」二元對立觀念，它不單令基督教走向貶抑性欲和漠視身體的傳統，更導致教會敵視和否定女性和同志，所以同志必須以自己的身體和情欲經驗重寫基督的福音。

自九十年代開始，某些神學家如戈斯（Robert Goss）、奧花斯—維爾（Marcella Althaus-Reid），吸取了「解放神學與女性主義」和同志神學的養分，再結合後結構和後殖民主義的分析而轉向酷兒神學的研究，將關懷延伸至雙性戀者、跨性別者、性工作者，以及更多被主流社會標籤為病態、不正常和不道德的邊緣性小眾的解放，包括根據階級、種族等建構的性關係。酷兒神學除了挑戰和顛覆傳統基督教的父權主義和異性戀霸權，亦反對以二元的男／女性別或異性戀／同性戀的差異作為判別正／邪、優／劣或神聖／罪惡的標準。

酷兒的情欲解放與教會如何建構基督的形象是息息相關的，歷史上被塑造的禁欲基督，不但限制了我們對基督形象的想像，林茂國的〈酷兒基督論——基督與基督徒的性／別解放〉更指出，此舉動「容易誤將某種反映個別階層和性／別經驗的基督形象絕對化」，「正因為這禁欲基督的典範，婚前性行為、同居、離婚、同性戀、易服、變性等都被視為違反上帝心意的事，貞潔成了基督徒的生活要求，性壓抑成了上帝對人性合理的磨練。」因此，「酷兒信徒的自我經驗必須被肯定，同時要發掘甚至重構基督的形象，讓基督可以從一個壓迫者的符號變為性／別解放的符號。」

酷兒神學選擇由不正常性態者（酷兒）的經驗和視點出發，以越軌為方法，以解放結構壓迫、消除隔閡為目的。酷兒神學不限於解構已有的概念，還不斷重構基督教的核心教義，讓基督教信仰中的重要信息能成為切合現代多元社會處境的福音。

## 本土酷兒神學的關懷

基督教神學的思想和實踐本來就是一個不斷行動、反省、再行動的過程。這本論文集得以成功出版，亦代表著一班曾經修讀女性主義神學及基督教與性倫理課程的神學人的一種鏗而不捨的求問、求真的精神。

《人·性 II：誰不是酷兒？本土酷兒神學初探》全書的內容包括五大部分：出櫃／出軌篇、酷兒篇、處境／污名篇、實踐篇及禮儀篇。

.....

以下是一些作者的精句摘錄：

“作為女性，以第一身經驗談自慰我想是適切的。只是至今過了數十年，卻依然難於僑齒，過去更嚴重，擔心說了出來立時「見光死」——顏面無存。所以我認為，女性能從自慰享受性趣和自主，是她在生命中尋找真我、學懂與性伴契合、體會明白三一神秘的一個很重要的連繫點。”

—何嘉明

“我是否參與遊行的掙扎受到尼哥底母作為宗教領袖的例子所挑戰。我既是教會執事，亦是與同志信徒同行的人，最後我選擇學效尼哥底母，接受生命中不同身分衍生的張力，思考自己有的權力並甘願冒險失去特權，並成為邊緣者。”

—陳軻晶

“不雅神學的框架幫助我們看到，性工作者的存在正是對父權社會提出無聲抗議，揭露父權社會對婦女的不義與無能。「有性的基督」被藏於櫃內，因為祂不能配合「人」對「無罪基督」的期望，猶如越軌的性工作婦女未能配合貞潔賢淑的婦女形象而被打壓一樣。然而挑戰強權而受苦至死的耶穌，深明受壓者的經驗及感受，因



人性 II : 《誰不是酷兒？本土酷兒神學初探》

作者介紹：胡露茜 (Rose)，先後於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及美國波士頓聖公會神學院修讀神學，對女性主義、同志及酷兒神學情有獨鍾。現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及信義宗神學院教授女性主義神學、性別意識與婦女牧養及基督教會與性倫理等課程。神學者作有 *Liberating The Church From Fear: The Story of Hong Kong's Sexual Minorities*. (Hong Kong Women Christian Council, 2000).

為道成肉身的故事正告訴我們神之子的逾越之路。復活的基督是敢於逾越的神對強權與欺壓者的否定。”

— 許勵君

“肯定殘障者對性的體會及理解，讓殘障者多元的性現象呈現，乃是一個重生的過程。重生是不單肯定他／她們能夠經歷上主的恩典，更確認他／她們整全的人性，幫助他們自我肯定 (self-assurance)，並且重建他／她們跟自己、他人及世界的連繫。”

— 文希甄

最後，我謹以三點關於「性神學社」從事本土酷兒神學的經驗反省作結。

第一、我們的神學是對話的神學。我們選擇以夥伴同行的合作模式，取代那從上而下的領導模式。這是因為我們確信性少數群體的真實經歷應該受到尊重，他們不是被研究、被反思的客體，而是神學反思的主體。

第二、我們的神學是道成肉身及滿有關懷的神學。接受神學訓練的人必須與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變性人士及性少數群體 (LGBTQ people) 有親身相遇的經驗，以防止自身的神學縮減成抽象的理論。神學家必須願意接受挑戰，面向弟兄姊妹真實、有血有肉的掙扎，特別是邊緣社群的掙扎。

第三、我們的神學是群體的神學。這種做神學的方法提醒我們，神學應植根於群體的生命，聆聽彼此的苦難與哀哭，促進生命與生命的連結，達致公義的彰顯與整全的醫治。這種神學拒絕強調個人得救的福音，因為我們深信任何肢體受苦，整個群體，包括上主，都一同受苦。

# 《同性戀的十字架—— 倫理學者的對話與交鋒》

## 作者序一：這個對話還需要持續下去

羅秉祥

2012年12月初筆者與龔立人兄一起接受邀請，出席於長老會臺灣神學院舉行的「基督教對同性戀的態度與觀點」教牧研習會。香港只有我們二人獲邀請發言，是出於「平衡」觀點的考慮。會議兩天，既有抑制，也有火花；然而，持兩種嚴重分歧觀點的教牧同工與信徒能聚首一起討論，還是非常難得，香港都沒有舉行過。

同年聖誕節前，香港一些教會人士推動大批信徒在一月到政府總部附近集會一事，讓筆者感慨香港教會面對同性戀議題的反思不夠全面，同時又感到有一個催促，要筆者打破對此議題不再立文字的自我約束。於是筆者邀請立人兄一起進行這個對話寫作計劃，盼望把我們在台灣的對話延續下去，立人兄亦馬上答應了。在英語世界，就同性戀議題進行對話的神學著作已有好幾本，但中文卻一本都沒有。我們二人都是基督教倫理學的耕耘者，分別在兩所大學任教，習慣了與不同觀點的人對話；筆者心想，我們一起推動這工作，實是責無旁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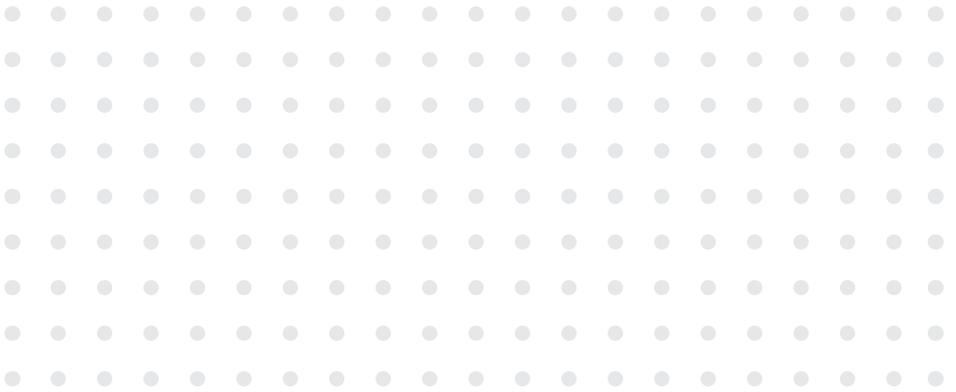
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福音，是好消息，而不是壞消息，對所有性傾向人士都一樣。華人教會要掌握好這個好消息的神學語言來討論同性戀議題，還需要許多努力。我們這本書牽涉非常多有關聖經、歷史、神學、哲學、社會學等討論，我們二人在此書中所提供的，只是一個初探。這個對話還需要持續下去，需要更多人參與，因為只有透過對話，才是文明地解決紛爭的辦法。

這本書分開四個部分：（1）雙方獨立有一篇比較長的主體文章，詳細解釋自己的立場；（2）雙方評論對方的主體文章；（3）雙方回應對方對己文的評論；（4）雙方獨立有一個簡短總結。整個寫作過程為時超過半年。一個人獨立書寫，不需如此長時間，但可能有很多盲點；與一個異見人士對話，可以把這些盲點減低。再者，沒有人能體會全部真理，透過這番對話，我們希望促進教會思考，而不只是個人在思考。

為了要掌握我們的討論脈絡，讀者拿起此書最好是從頭讀起。希望各位讀這書時，也是抱著對話的態度閱讀，開放心胸，聆聽思考；而不是各取所需，為自己先入為主的結論找「同聲同氣」的論調。

思

《同性戀的十字架——倫理學者的對話與交鋒》作者序一



筆者個人希望把此書敬獻給周聯華牧師。在大學時參加台北浸信會懷恩堂，受周牧師的牧養，近距離看到他的處事為人，我們都稱他為「周爸」。他在台灣幾十年來的牧者風範，至今還是我的典範。近年每次到台灣，都還受教於他。筆者認為他是智、仁、勇、誠兼備的模範。



## 謹以此書敬獻周聯華牧師

智者，謙於思考對話；

仁者，佈道牧養群羊；

勇者，為不平事發聲；

誠者，忠於聖經信仰。

作者介紹：羅秉祥，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協理院長、宗教哲學系教授、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主任。  
著作包括：《公理婆理話倫理》、《自由社會的道德底線》、《生死男女——選擇你的價值取向》、《繁星與道德》、《黑白分明——基督教倫理縱橫談》、*Treating Persons as Ends: An Essay on Kant's Moral Philosophy*及學術論文數十篇，以立論清晰見稱。

# 《同性戀的十字架—— 倫理學者的對話與交鋒》

## 作者序二：從公共論域回到日常生活

龔立人

可能受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對公共論域的影響，理性成為參與討論者應要有的基本要求和素質。我肯定理性的重要性，而事實上，只講感受的討論可能只會淪為各說各話，分歧不但沒有因討論而縮窄，甚至最後的共識可能只是感情用事。話雖如此，但在很多強調理性討論的活動中，我卻深深感受到一種「非人」的理性討論。即討論各方看不見對方是一個有感情和有故事的人；相反，對方只是一個論點，說話者是一個「非人」。所以，參與討論的各方都盡力找出對方的錯誤和不足，以最嚴格的邏輯要求和語言挑戰對方，並以勝出這次討論而感自豪。在討論過程中，各方沒有興趣去認識對方是一個甚麼樣的人，也沒有興趣與對方建立信任關係和欣賞。縱使有可能從討論中認識對方，但對對方的認識大都已轉化為一種資料，作為對對方的攻擊和自我防範之用。討論最後的結果應是經由討論後而得出一個更理想的論述。但現實並不如此，當在只追求你贏我輸的態度下，更理想的論述只是一種討價還價的共識。

基於此，我不太願意參與公共論域的討論。一方面，我不願意被人約化為一個論點。例如，在有關同性戀的議題上，我只簡單地被約化為支持同性戀。另一方面，我也不願意在討論過程中，無意地陷入以約化思維看待其他參與者。相反，我認為真正的公共論域是在日常生活中，例如，家庭、市集、茶樓等發生，而不是在立法會、不同種類的委員會和公開座談會等產生。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的談話可以訴諸理性，但不止於此。故事、感受、表情、閒話、氣氛等等都成為對談重要的元素。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沒有議程，也沒有程序，但卻可以很隨然、自由（不是沒有效率）地交談和討論。在日常生活中，私人與公共結合了，沒有人為地將私人與公共分割。在日常生活中，對話的各方是人，而不是論點。或許，有人認為日常生活的討論是有其限制，不適用於公共事務，但問題是，沒有日常生活談話的公共論域只是一個偽公共，因為它脫離真正公共的日常生活。

在日常生活中，對方不是一個論點，反而是一個故事，一個有血有肉的故事。這些故事往往成為我們認識對方和自己的基礎，甚至是生命的靈光。在日常生活中，不是理性帶我們進入溝通，反而是故事、認識和信任。日常生活要求我們要看對方為人彼此看待、以信任與對方接觸，並用心聆聽和交談。

思

《同性戀的十字架——倫理學者的對話與交鋒》作者序二



因此，我與秉祥兄以對話形式討論同性戀議題，應是華人教會出版界第一次的嘗試，也是我的信念踐行。文章的寫作風格和形式皆以論文形式，其中彼此的提問和對話也很嚴謹。然而，在寫作過程中，我感受到與我談話的是一個人，不是一個觀點或一套學說。我有這樣的感覺，不但因為我認識秉祥兄這個人，更因為我們願意去聆聽，甚至修正自己的觀點。雖然我們算不上是深交，甚至曾在2005年有「筆戰」，但我們沒有將對方約化，反而數年前的一個晚上，我們真誠地交流了。所以，當秉祥兄提出這寫作計劃時，我立即贊成。對話的目的是交流，而不是為要決定誰勝誰負。這一切之可以發生，不是我們有甚麼君子協定，而是我們看對方是一個人。奈何工作繁重，未能在日常生活其他環節與秉祥兄有更多接觸與認識。

編按：原文載於《基道文字》第五十八期（2013.7），2-3。



作者介紹：龔立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優質生命教育中心主任。主要教授的課程包括基督教倫理、系統神學、宗教與社會、新興宗教、生死學。近著有《不正常信仰》、《是與非以外——基督教的倫理想像》、《回歸生命的本源——生命教育初探》等。目前正進行有關基督教倫理、公共神學、生命教育等主題研究。

本刊乃非賣品，免費供有興趣人士或團體索閱，歡迎捐款支持。請填妥下面回條擲回本會。謝謝！

姓名／團體名稱（中）：\_\_\_\_\_

（英）：\_\_\_\_\_

地址：\_\_\_\_\_

電話：\_\_\_\_\_ 傳真：\_\_\_\_\_ 電郵：\_\_\_\_\_

每期數量 \_\_\_\_\_ 本

自取

郵寄（請附郵票）

本地郵費一年五期港幣二十五元 X 每期索取數量 \_\_\_\_\_ = \_\_\_\_\_ 元

海外郵費一年五期港幣四十五元 X 每期索取數量 \_\_\_\_\_ = \_\_\_\_\_ 元

（如非港幣支票，請另加銀行手續費港幣六十元）

我願意奉獻港幣 \_\_\_\_\_ 元支持《思》出版經費

合共金額：\_\_\_\_\_ 填表日期：\_\_\_\_\_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基督徒學會**」，寄香港九龍旺角道11號10字樓

（電話查詢：2398 1699／圖文傳真：2787 4765）

閣下提供之個人資料，只供本會寄發收據、月訊、期刊，以及聯絡課程活動消息之用，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2398 1699查詢。